

人性的山水

文山州文联○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山水 / 文山州文联主编.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1

(文山礼赞文丛)

ISBN 7 - 222 - 04645 - 3

I. 人... II. 文...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5045 号

责任编辑:段 雁

装帧设计:窦雪松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名	人性的山水
作者	蒋子龙、邓友梅等(文山州文联主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u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aszbs@ public. km. yn. cn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排版	云南科技印刷厂
印刷	云南科技印刷厂
书号	ISBN7 - 222 - 04645 - 3
定价	50.00 元 (本册 13.00 元)



人山人海普者黑



普者黑篝火晚会



普者黑晚会上，云南省省长徐荣凯乐开怀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为普者黑晚会点燃篝火



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十八个国家
和地区的华人作家在普者黑宾馆前合影



金朝水（左二）与云南省委书记白思培（左三）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秘书长杨应楠（右一）文山州委书记张田欣（左一），在普者黑观看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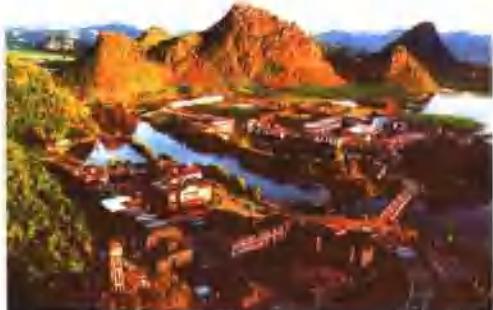
先生
（右一）
金朝水与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
在普者黑合影



第三届中国特产文化节普者黑分会场



毛主席儿媳韶华将军（二排左五）、孙子毛新宇（左六）与普者黑三鑫艺术团演员合影



三鑫集团投资的普者黑宾馆。西南角
斗场全景（普者黑春景）



普者黑夏景



普者黑秋景



普者黑冬景



普者黑水城

演员喝交杯酒
美国游客与三鑫艺术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前排左二）出席“爱国企业家成功经验交流大会”。金朝永（后排右一）在大舞台就座



普者黑万亩荷花



普者黑荷塘桥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中）与云南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金朝永（右一）碰杯，共祝明天更美好！



金朝永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使马和励（左）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千年目标国际会议上合影



普者黑三鑫杂技团表演



普者黑花脸节



建筑面积为3万平方米的云南文山
三鑫集团总部大楼



全国政协主席张克辉（三排左五）等领导应邀参加
由三鑫集团主办的福建福州青芝山首届灵芝节开幕式。



普者黑西南角斗城表演场



万人观战



世界独有的普者黑西南
角斗里的斗马



金朝水出席在珠海召开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暨中国高峰会



福建省委书记兼省长卢展工（右）向全国优秀企业家金朝水（左）等敬酒



晋者黑金字塔



暮归老牛



晋者黑绿翡翠



渔舟唱晚

■ 本书照片均由三鑫集团总裁、董事长金朝水先生提供

序

文山这片神奇又迷人的土地，山明水秀，物产丰富，风情浓郁，人杰地灵，且与祖国内地一样，经漫漫风雨，历悠悠沧桑，古往今来，时移世事，奇迹甚多，内涵丰富……然而，由于文山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长期以来交通相对不畅，信息相对闭塞，就像一位“身在闺中人未识”的靓女，可惜天生丽质，一身令人倾倒的美貌，无以让人识得。随着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80年代，文山这片版图的轮廓，才逐步在外地人的眼帘内清晰起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敞开山门迎远客，加快步伐搞建设”这样一种动人旋律的谱写，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邓友梅为首的一批批文化名家慕名莅临文山，亲手揭开这位“闺中少女”的神秘面纱，继而手执巨椽，丹青妙笔，白纸黑字，情真意切地写下了一篇篇字字珠玑的美文，向海内外介绍和展示文山这位美轮美奂少女的生动面貌，以至文山的知名度日愈提高，前来文山观光旅游者、投资者与日俱增。

在这种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历史时刻，文山州文联的同志从各个渠道收集了部分文化名家写文山的文章，将其编辑成这本《人性的山水》的散文集，拟交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旨在让更多海内外人士品读这些文化名家作品之余，能够进一步加强对祖国边陲的认识，继而生发出要来文山走一走看一看的欲望。仅此看未，出版这本书，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打开《人性的山水》，便打开了一种惊喜。书中收入的蒋子龙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题为《普者黑》的

散文，可以说是一首清新明亮的诗，是一幅幅逼真的风景风情交融的画，格调清新典雅风趣，使人读后感到韵味无穷。蒋先生《普者黑》一文的起笔，一下子便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人习惯于低头看水，不可想象站立在渤海边上抬头向空中遥望，在两千多米的空中悬挂着一片汪洋巨水——实际上，从天津看普者黑，普者黑正是在天津西南方两千多米的高处。”无论是谁，读到这样的句式，都会本能地拍手叫绝。

普者黑是滇东南翡翠般的湖水，清得“想捧水洗脸都不忍弄脏了湖水，于是坐在湖边看水洗尘”。它还有山水相连的景观：“烟波中一座青峰突起，山在水里，水在山中，水围着山流，山领着水绕”。坐着柳叶小舟，泛舟镜样的湖面，更令人沉醉痴迷：“眼睛看不过来，嘴巴顾不得说话了”。只见那景观：“水光重叠山影，湖里看山山更幽，倒影为幻青岚，山里藏湖沉翠碧。”

蒋先生写景把自己融入景里，写情时把自己配入角色，景中情相依，情中情更浓。篝火晚会时：“无论老少、无论民族，大家都被气氛感染，忘乎所以地疯跳疯唱，大笑大闹一通，不知今夕何夕，吾身何身……”这种忘我的境地，正是游客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消除疲劳，消除烦恼，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普者黑之所以诱人，秀丽的山水风光使人怡情怡性，古朴野趣的民族风情能驱散疲劳和烦恼。蒋先生就是参与了这种“疯跳疯唱”才深切地感受到忘我境地的快活，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想，苦闷、烦恼、忧伤、尔诈我虞、争风吃醋，都置之脑后，惟有近乎疯狂的快活，这不能说不是人生的最大享受。

作家、诗人雷抒雁的《人性的山水普者黑》则给人一种人化、情化和诗化之美。普者黑——这东方的“阿着底”在雷抒雁先生的笔下，我们读到的是“梦寻回归、诗意的栖息、精神的家园与灵魂的追问”……尤其是关于远离尘嚣的原始生态美、原汁原味美、本土纯朴美、单纯稚真美。雷抒雁的笔下，最令人

难忘的是普者黑“抹花脸”。如果你看中哪个姑娘和小伙子，可以尽情地趁他（她）不备，抹一把锅底黑灰，将其脸抹花涂黑，抹一把祝福与一脸吉祥，让他（她）永远把你记在心上。男女老少，在“花脸节”上狂欢、嬉戏、逗闹、追逐，男人的笑，女人的叫，便在湖畔“引爆”，狂欢在载歌载舞的人群中流淌与弥漫……谁被抹的最黑，谁被抹的最多，谁就是“花脸节”上的“马缨花公主”，所以。美丽的“公主”们总是以被抹的黑与多为荣，越黑越抹，越抹越黑。

作家笔下的人性化山水普者黑，是“绿荷遮掩水面”的高原湖。普者黑的“山包、短树、黑石相间”，“像是琉璃盘上点缀着的一只只海螺。”有5000人口的彝族撒尼人村落普者黑，让作家赶上了节日祭祀，作家便娓娓道来，向读者介绍“毕摩”（巫师）的“祭山仪式”。仅短短几句精彩传神的笔墨，就将彝人《创世纪》史诗中“兄妹婚”的故事，韵味深长地写出。石磨从两山合拢，神佑彝族，兄妹成婚。彝人自此开荒种田、绩麻织布、捕鱼打猎、繁衍后代。”作家描述能够惜墨如金，足见其文化功底之深厚。在寥寥数笔，水墨般简约地勾勒了“有鱼有虾的湖泊”后，作家笔锋一转，将普者黑与江南之夜作了一番对比：“若在江南，如此良辰美景，该在竹下水边，吹笛品箫。普者黑，却沉入一片狂欢。”至此，作家的笔触便进入“天天戏水”、“生长快乐的地方”之“藕花深处”。

“月在天上、竹在头顶、歌在水面、火在胸中。普者黑，给每个人一个跃动着的沉醉与梦幻，一个短暂的忘却尘世喧嚣的宁静和快乐。这是‘花脸节’之夜。”作家的心境和笔下，盛满着对大自然的“情化”，感动每一颗涉足流连忘返的心灵。

诗人毕竟是诗人。全文最精彩的“诗化”言语，却是对普者黑之晨的状物写景：宁静的摆龙湖之晨，“被歌舞和快乐灌醉的人们尚在梦中，悄悄擦开普者黑的宁静，我沐浴在清新的晨光里。过山雨刚停，欲追又进的云团间，彩虹鲜艳地展示着美丽，湖水里明晃晃的倒影，是虹在洗浴。”湖水里的倒影，是正在洗浴的彩

虹的美丽，这是何等的生动何等的别出心裁？令人击掌称奇。

就在这段文字中，且不说“荷叶水珠随风滚”的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画意诗境；且不说跌落湖水里明亮珠子的“一声轻细的丁冬，溅起一朵朵浅浅的涟漪”之“纤细如发”的心境情态；且不说“从荷叶里钻出，船上是一把结满莲子的鲜莲，舱里跃动着小小一堆银鳞”的“弦外之音，言外之义”，看一看作家对普者黑的点评：“这万亩河塘，万亩水面，这生长着鲜藕和鱼虾的摆龙湖，不就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一座伊甸园！”普者黑，在作家的心里，是一座天赐人间的“伊甸园”，这个比喻新颖独特，让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邓友梅先生的《世纪末乡情之旅》则写得真挚感人，描写了“海内外华人作家采风团”在文山期间的种种奇遇，赞美了文山的秀美山川、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此外，著名诗人舒婷《你为什么让我心跳，普者黑！》、著名散文作家卞毓方的《给我一点黑》、作家陈志鹏的《普者黑拾珠（外一篇）》等篇什，均是写景状物、托物言志的佳作，起笔不凡、落笔不俗，耐人寻味。

其他海外华文作家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在云之南》、《美不胜收在文山》、《壮乡风情》等篇什，均是因了文山美丽的风光、多姿多彩的人文风情触发创作灵感而写下的华章，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展现了炎黄子孙的拳拳赤子之心。捧读这些华章，我们感到了华夏儿女血浓于水的亲情，触摸到了海外华文作家创作激情的心潮律动。

总之，打开《人性的山水》，品读书中的篇篇佳作，对认识、了解山明水秀、风情浓郁、人杰地灵的边陲文山不无裨益，咀嚼篇篇富有艺术张力、人生哲理的华章，定会获益匪浅。

2005年12月20日于文山
(作者系中共文山州委书记)

普者黑

●蒋子龙

人习惯于低头看水，不可想象站立渤海边上抬头向空中遥望，在两千多米高的空中悬挂着一片汪洋巨水——实际上，从天津看普者黑，普者黑正是在天津西南方两千多米的高处。

普者黑——彝族话：“有鱼有虾的地方。”

是滇东南翡翠般的一块高原湖泊，隶属丘北县。我们的车在丘北县城里迷了路，打听了几个当地人都不得要领，这时候有个步履匆匆、腋下夹着一沓材料的年轻人，在前面一直把我们引出县城。当我们下车表示感谢的时候，才打听出他竟是丘北县的副县长。

——这就是我们对普者黑的第一印象。

云南是云贵高原老大哥，山地高原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四。可想而知，乘汽车在云南的大山里钻，越钻山越大。抬头就是景，低头就是险，“千里不可穷，随山远曲折”。是飞机让世界变小，而汽车又让云南变大。当你被汽车颠得腰酸背疼，臀硬腿僵，灰头土脸，唇干舌燥的时候，陡然跌进一汪清凉的碧水之中，那会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呢？——我看到普者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

想捧水洗脸都不忍弄脏了湖水，于是坐在湖边看水洗尘。天色临近黄昏，眼前万顷湖光，烟霭雾影。烟波中一座座青峰突起，山在水里，水在山中，水围着山流，山领着水绕。山绿得深

厚，水绿得清澈，影落波摇，虚明不定，令人沉醉痴迷。一路风尘，一天颠簸，见着普者黑就值了。我不再燥热，从里到外都觉得沉静凉爽了。

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也在湖边举行，壮、彝、苗、瑶等民族的青年男女或唱或跳或笑或闹，有时也拉游客参与，我和采风团的同伴都被拉进场子出了一通洋相。无论老少，无论民族，大家都被气氛感染，忘乎所以地疯跳疯唱、大笑大闹一通，不知今夕何夕，吾身何身……城里人难得有机会这样痛快一回，还是这些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令人羡慕，相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单纯快乐，至少经常有快乐到忘我的机会。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或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但感谢他们能把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来的素不相识却怀有各种企盼的人，带进忘我的快乐之中。即使是短暂的也好。外出最终要寻找的不就是这种大的快乐、大的感动吗？

火热，情热，在普者黑岸边巨大的黑暗中，烧出一根通红的顶天立地的光柱。我的心里似乎也有了这样一根通亮的光柱。当他们也非要我唱歌的时候，我就哼了几句《花儿与少年》，我不知怎么就记起了几十年前喜欢的歌词：“花儿里为王的是牡丹，人中间最美的数少年……”

参加普者黑的篝火晚会是不用买票的，来去自由，带有一种原始的真挚、淳朴和野趣——所以这快乐是没有任何代价的，真实而深切，能够永志不忘。

现在免费能给你大快乐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有些篝火晚会是以吃为主，叫“海鲜烧烤”，以火光吸引你多消费，即所谓“吃喝不怕远征难”。各地民俗村里的篝火晚会，是要买票才能观看的，而且票价都不贱，那是“隔岸观火”，以观众的身份看演出，跟在这样的篝火边所能享受到的情趣不能同日而语。

第二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我们要游湖。我渴望到普者黑的

湖面上一游，却又担心是乘客轮——乘那种轰轰隆隆的庞然大物，不像是游湖，更像是水上的人侵者和破坏者。因为总也忘不了在千岛湖看到的一景：大客轮过后，碧蓝的水面上漂浮着大片油星子和易拉罐、塑料袋、纸屑、空盒等废物赃物。河北的燕塞湖，风光气势不亚于浙江的千岛湖，开放了几年之后，被污染得面目全非，只好关闭进湖大门……亡羊补牢，却不知要多少年之后燕塞湖才能自我调理成下龙湾，风景不算不美，有“海上石林”的美誉，就因为我们是乘客轮游览，而且两旁老有卖水产品和贝类的小商船跟随，叫卖声不绝于耳，让我始终觉得不能融入下龙湾的景色。

谢天谢地，普者黑湖上没有机动船，只有一字排开的柳叶形小木船，每条船上能坐五个人，游客自己划桨，船主掌舵。我选中的小船的船主是彝族的两个小伙子，上船后一打问，他们还是亲哥俩，哥哥阿良持桨坐在船头，弟弟阿木在船尾掌舵，这就为我们水上飞舟打了双保险。

天公也成全，轻云薄雾遮住太阳，似阴非阴，淡霭空蒙，既不影响视野，又免却了一场暴晒。几十条小船飘飘遥遥像一片散乱的箭头先后射向普者黑的深处，游客们大呼小叫，拍桨击水，人心欢娱，惊飞了一群群水鸟。渐渐大家为湖上的景色所迷，眼睛看不过来，嘴巴便顾不得说话了，水面上开始沉静下来，小船之间也拉开了距离，真的像树叶一样稀稀拉拉地撒落在湖水里，星星点点淹没在波光云影之中。只见群峰俯仰，平湖一镜。水光重叠山影，湖里看山山更幽，倒影迷幻青岚，山里藏湖沉翠碧。

造物主的神奇令人无法解释——你说高原湖泊的特点是把千山浸在水里吧？可泛舟普者黑却绝没有身在高原的感觉，农民们单人驾舟在湖里挖猪草，妇女们在湖边洗菜、剖鱼，分明一派田园景色。特别是那一片片远望接天的野生巨荷花，盖住水面，莲菱生烟。我请阿良将小船划进荷阵，船推浪移，菱香浮动。我相

信自己看到了生在五百年以前的诗人们才能看到的景致：“船人
闹荷无水面，红莲沉醉白莲酣。”

普者黑是一片活水，我查地图知道这是南盘江水系的一部分，南盘江最后注入珠江，从普者黑顺流而下可以漂到广州、珠海。普者黑共有湖泊六十多个，水浸青峰二百八十六座，岛上溶洞二百四十个，真可以说把山、水、林、洞、田园等天下美景都揽在怀里了。置身于这般似真似幻、如诗如画的境界里，我觉得什么或该什么什么，我一时又想不清楚……

此时从远处的小船上传来歌声，待远处的歌声一停，我们的小船老大开口了：“我是灶你是锅，你是兔子我要撵上坡……”这歌词是后来他用普通话翻译给我的，他唱的时候是用彝语，我听不懂，却感到身心大畅。他的歌声极为高亢、婉转，且富于感染力和穿透力，不仅是我们船上的人，我相信整个普者黑都感动了，四面八方的小船开始向我们靠拢。

我深感一种上对了船跟对了人的幸运，在城市里绝对难听到这么好的歌，自然，纯真，滔滔不绝，变化万端。我对自己说：圆满了，太圆满了。美景，美声，情美，人美。

阿良一开唱，湖面上再没有人应声了，他就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有时坐在船尾的弟弟接替他唱上几首，虽然唱得也不错，但比哥哥要差远了……

利用小船靠在一个岛看溶洞的机会，我为他们哥俩买了矿泉水，让他们润润嗓子。并打听到，阿良差不多就是普者黑的“歌王”，求婚的时候，他在山上跟现在的妻子对歌三天三夜。按彝族的风俗，结了婚就不能再唱了，今天载着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崇拜者，又是在湖心里，大概不会惹得未婚姑娘们误会，所以才敢放开歌喉一唱为快。我用“崇拜”这个词是经过考虑的哦，当时我对阿良的感情大概就跟“追星族”见到自己崇拜的歌星一样。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歌星能激起我像对阿良这般的喜

欢。

天到正午我们才结束了游湖。我知道阿良他们要排几天的队才能轮上一次载客游湖的机会，每次也只能挣到几十元钱。临告别的时候我给他们哥俩一点小费，他们却红着脸拒绝。这让我无地自容，我就怕自己的俗气亵渎了普者黑的风景，亵渎了阿良哥俩的歌声和美意。

在其他旅游风景区，会有人追着游客问，要听歌吗？要照相吗？唱一首歌要多少钱，跟你照一次相要多少钱。而他们唱的歌却大都是你早就听过的。去年在张家界的一条河里漂流，价钱是早就讲好并付了订金的，可漂流到最精彩处，橡皮筏子的主人却要求加钱，不加钱就让我们爬到河岸上去步行……

好景很多，好景再配上好人就难了。

幸好有同行的人打圆场，才把钱塞到阿良哥俩手里。他们登上船，划桨离开湖岸。我站在岸边竟生出依依之情，久久地看着他们不肯转身。远去的阿良也摆着手，突然他又开口了，唱的是—首我在船上已经记录下来的歌：

山上的水往下淌
山下的云雾往上涨
青山不倒水不干
普者黑会把朋友想……